

无界战

War Without Boundary

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

郭高民 © 著

战士与黑客，武器与货币，军事对峙与民间行动，恐怖袭击与物种入侵

战争何以变得如此无所不在而又捉摸不定？

解析新常态 确立新战略 打造新文明

第一部揭示战争平台变革规律的力作



人民出版社

无界战

War Without Boundary

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

郭高民 © 著



人民出版社

组 稿: 赵 帅
责任编辑: 钟金铃
封面设计: 高也婷
版式设计: 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界战: 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 / 郭高民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01-014132-9

I. ①无… II. ①郭… III. ①战争理论 IV. ①E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2780 号

无界战

WU JIE ZHAN

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

郭高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60 千字

ISBN 978-7-01-014132-9 定价: 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致读者暨合作者

尊敬的读者暨合作者：

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谢意！这不光因为您可能作为真正的权威为本书作序——书中“无字序”就是为您而设，还因为您可能作为合作者使本书不断丰富成长。互联网类似“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这样的互动平台，已经为我们开辟集思广益的路径和模式——有人提出问题，有人给出答案，还会不断有人来修订这个答案（过去那种搞“标准答案”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从而使之一直处于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之中，我们干嘛还要像过去那样让一本书一经出版便是“死”的而不是“活”的呢？我与出版社达成的合作意向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逐次对本书内容进行修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读者参与情况，使集体创作成为一种常态。一句话，我希望在您的参与下，本书能够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参与再创作的开放体。既已是合作者，我们就是朋友了。我的邮箱：wujiezhans@vip.sina.com；博客：无界战 <http://blog.sina.com.cn/wujiezhans>。也随时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光临“无界战”微博或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热切期盼您的宝贵意见。

致礼！

初始作者：郭高民

2014年3月13日

序

读者：

年 月 日

目 录

致读者暨合作者 /001

序 /003

导 言 无界战之门 /001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今天”与“过去”多么不同，以至于就连人脑与电脑，人与机器人，战士与黑客，战机与客机，军舰与民船，武器与货币，炸弹与人体，信息与病毒，军事对峙与民间行动，恐怖袭击与物种入侵，以及自然的与人工的飓风、海啸、地震、洪涝、干旱、雾霾、疫病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时，我们便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属于无界战。

这是一个怎样的战争平台

第一章 让时代自己说 /019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战争平台。但时代，包括时代的划分与冠名，却不是人们可以随口说并且说了就能算数的。

第二章 技术革命革什么命 /028

当技术进步到足以让人类进行“自我置换”——有如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时候，我们又当如何来看技术革命及其对战争平台的影响？

第三章 全球化与分球化 /057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争平台变革是一个从游猎时代全球化平台，到农工时代分球化平台，再到信息时代全球化平台的历史过程。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平台上，战争又将怎样“合”呢？

什么是战争

第四章 克劳塞维茨说对了三分之一 /133

当我们追问什么是战争时，恐怕很多人会随口说出《战争论》的定义。但它只说对了三分之一，即它只适用于农工时代战争，而不适用于游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战争。就是说，我们得重新定义战争。而重新定义战争只能从“界”的问题上寻求突破。

第五章 战神对“传统”摇头 /147

现代信息技术所具有的革命性作用正迅速使传统非传统化，正在将一切传统的的东西改造为反传统框架之下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按照昔日的战争概念来进行今天的战争。

第六章 无界战与泛界战 /161

就其时代形态而言，战争的演进是一个从无界战，到泛界战，再到无界战的历史过程。尽管目前这两种战争尚处于农工时代与信息时代交接过渡期，即在无界战的潮头上还摇动着泛界战的尾巴，但二者的交叉重合部分本质上已经属于无界战。

我们如何进行战争

第七章 砸碎铁床 /209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是没有一套适用于信息时代战争的有活力的战争理论。在美国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战争艺术一直受一些神圣格言——战争原则的困扰。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产生的许多原则已经过时了，然而美国的一些军事领导和文职领导仍然用它们来对待战争。”

第八章 确立“三互”思维 /2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中立”确有其军事力量尚不能与列强匹敌的客观原因。但从“三互”角度来看，山姆大叔不仅事实上在参战，而且是在与所有列强作战——它在通过向交战国兜售军火、提供贷款牟取暴利的同时，也在通过这种递刀行为不断促使列强多败俱伤。

第九章 弄清战争结构 /227

认识战争结构就像人们在战争中分清敌友关系一样重要。但这个问题却被战争理论忽略了，以至于今天我们不能不把它作为一门“新兴学问”来做。

第十章 把握多向度 /255

当今信息时代，不仅外向型战争的对象不再标定为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内向型战争也越来越复合地表现为多向度形态。而对于一个国家政权而言，应对内向型战争的重要性正在高于外向型战争。

第十一章 巧夺战争制权 /261

战争制权时代形态的演进，是一个从游猎时代制妥协权，到农工时代制主导权，再到信息时代制妥协权的历史过程。正因此，当今战争制权的全部争夺正在浓缩为一个字：巧。

第十二章 追寻完美的“赢” /270

“赢”由五个汉字组成：亡、口、月、贝、凡。其意蕴：博弈各方头上都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弄不好就可能走向赢的反面——共“亡”；为了大家都能赢，要通过“口”的沟通谈判来制定交往规则；规则谈判须有耐心，因为它的时间是以“月”为单位；谈判的目的是各方达成妥协，而妥协的实质是利益让渡，哪怕是非常宝贵的利益——“贝”（宝贝）；利益让渡的尺度不在权力机关，而是在民意之中——“凡”（凡间）。

注 释 /290

主要参考文献 /302

后 记 /304

导 言

无界战之门

信息革命正在颠覆重塑一切。过去天经地义的，今天面临挑战；过去天方夜谭的，今天成为现实；过去被颠倒的，今天正被再颠倒。《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信息革命对曰：实为虚，虚还实，是到非时非亦是。而当我们真正意识到“今天”与“过去”多么不同，以至于就连人脑与电脑，人与机器人，信息与病毒，战士与黑客，战机与客机，军舰与民船，人体与炸弹，武器与货币，军事对峙与民间行动，恐怖袭击与物种入侵，以及自然的与人工的飓风、海啸、地震、洪涝、干旱、雾霾、疫病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固有界限也日益模糊时，我们便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属于无界战。

一、我想到了铁床的故事

目前战争领域出现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人们一边在进行着战争，一边却在期待着“战争”打响或不要打起来。比如，尽管经济战、环境战、生态战、反恐战、网络战、舆论战、“人民中间的战斗”等非传统战争概念早已出现，尽管这些战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尽管它们正在取代传统战争而日益居于人类战争活动主导地位，但人们在

谈论战争问题时，却仍是未来战争如何如何，战时如何如何，平时如何如何。又如，南海、东海诸国围绕领土争端进行的外交战、舆论战、法律战、军演战、舰机对峙战、民船接触战、主权宣战、市场抵制战等打得不可开交，有专家却不断警告“战争一触即发”。显然，人们在骨子里依然是以传统的火力对抗为基准衡量和看待战争。这种“骑着驴寻驴”现象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仅在观念乃至行为层面制约、扭曲、贻误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而且在“狼来了”效应作用之下，很难说它不会有一天真就把传统战争之狼给“喊”出来。当今时代最危险的事，莫过于人们在不经意间制造危险。

我想到了那个铁床的故事。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旅馆，所有客房内都是五尺长的铁床，入住的旅客，个儿高的须截掉长出的部分，个儿矮的须拉伸到与床同长，结果是，只有个儿头正好五尺高的人能够活着走出旅馆。在这里提说“铁床现象”，只是想指出，在当今新旧两个时代交接过渡期，亦即在战争平台从而是战争形态深刻变革的历史关口，我们的战争理论或战争观必须作出方向性选择：要么固守过去，继续用老话套新词，继续忍受那历经几千年、用枪炮鲜血铸成的战争铁床的宰制和戕害；要么投身新时代，真正拿起信息革命的武器，砸碎铁床，突破“界”的局限，以无界战理念来看待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且不无风险的题目。一方面，它需要足够宽厚的理论和科技认知底子。因为它事实上必须像信息革命正在重塑一切那样，搭建一座战争的新房子，其间任何学科领域任何一个基础性缺陷都可能使之沦为“豆腐渣工程”。另一方面，它需要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因为它事实上必须像信息革命正在颠覆一切那样，先把人们早已住惯的因而总会执着守护的那座战争的旧房子拆掉，其间任何环节的不缜密，都可能引发足以导致半途而废的“拆迁事件”。当然，它还需要互动协作。因为战争已经不光是军队的事，更是一件全

人类参与、每个人都在“做”的事。这也就是说，在“什么是战争”、“怎样看战争”、“战争怎么打”这些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耐下心来，从审视有关基本概念做起。

二、概念是怎样炼成的

（一）规律性与时代性的魔方

作为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特征的反映，它与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具有规律性。人所谓的有机体，植物、动物等，皆有生死，总是从死到生再到死；人所谓的无机体，食盐、水等，关乎有无，总是从无到有再到无；人所谓的世界，虚实有别，总是从虚到实再到虚；人所谓的演化，清浊交错，总是从混沌到分明再到混沌。依此，天之明暗轮转，地之峰谷变幻，世之兴衰更替……一切事物都具有这样的规律性，没有特例——至少我没有找到特例。因此，本书把世界的基本规律表述为“二元三阶段规律”($X-Y-X'$)。这样说，并非是说我在现代哲学所揭示的三大规律之外发现了新的规律，而只是基于它们的统一性¹，试图给出一个浅显、便于人们把握的表述。

这可谓本书的灵魂了。您读下去就会发现，它对于我们拨开理论迷雾，重构思维框架，把握时代脉搏，正确面对、解决需要我们面对、解决的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是多么具有魂儿的意义。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魂儿，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多次碰到这样的规律性现象：每每想到一个特别是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点并断定它必定是那样时，到网上查询，果然就有类似的说法。例如，我感

到，信息是一种生命形态——我在本书中将信息定义为“生命子”。这一不乏科幻小说色彩的界定，在后来查找到的李衍达的一次演讲中得到有力支持。他说：“生命的起源，生命能维持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回答。因此，薛定谔从量子物理学概念出发探索生命是什么，最后的回答却是‘生命的本质是信息’。”²而此后，就在我已经完成对这一界定的论证时，我的妻子高也婷将她从网上下载的《计算机病毒：一种可能的生命形式》一文摆到了我的案头。我不禁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咬牙切齿：这篇让人眼前一亮的宏论，早在十多年前即已在上海《科学》双月刊上发表。如果早两年看到它，我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哪里还需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遭受那么长时间的烦恼！好在本书初稿完成后并没有急于出版，还可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再如，我在谈到“界域”问题时，总有点不太踏实——到底有没有界域这个概念？结果，不但有这个概念，还从网上“百度”出了美国哲学家 S.A. 萨尔瓦多 1985 年提出的“界域存在论”（The methods of existed plane）来。后又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地球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穿逾畴壁（类似肥皂泡之间的界限，也就是界域之墙）的报道³，进一步加固了我的认识。

又如，我在试图用“布朗运动”诠释社会乃至自然现象的过程中，感到只讲“微粒运动”——1827 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在用显微镜观察水中花粉时发现，悬浮于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是在进行永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微粒的运动或互相撞击呈现为一种不确定状态，但其运动速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降而升降。由于它代表的是一种随机涨落现象，在许多技术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这一现象被科学界命名为布朗运动——还不足以说明普遍而完整的规律性现象，便斗胆对它作了“补充”：与此相应，人们后来还发现，当微粒在运动和相互撞击中与其

他微粒聚合，其质量超过一定限度时，“微粒”即转而作为“颗粒”下沉（就像空气中的微小水粒凝结为冰雹而降落），进行“非微粒运动”，它所代表的亦即“非随机涨落现象”；而随着物质形态的斗转星移，那些“颗粒”又会分解为“微粒”悬浮起来（就像冰雹液化后又汽化），重新进行布朗运动。这个大胆的“补充”居然得到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沈克琦先生的认同。尽管沈先生对“非微粒运动”和“非随机涨落现象”的表述不满意，说：“道理是这个道理，话说得有点拗口”（后分别改为“颗粒运动”和“随率涨落现象”，即具有周期性或“有规则”），但这还是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样一来，布朗运动就能够超越技术范畴而用来解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的规律性现象。譬如，依据这一运动机理，我们可以按照事实逻辑来区分世界的两种存在形态：一是离散态，正像“微粒运动”那样，整个客观实在浑若一派微粒（信息）的海洋；一是聚合态，正像“颗粒运动”那样，大到天体，小至人体或一根针。其演化，是一个从离散态到聚合态再到离散态的历史过程。再如，依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对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变有一个规律性认知，即它是一个从最初的非国家形式——氏族群落（微粒），到后来的国家形式（颗粒），再到未来的非国家形式——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微粒）的历史过程。而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战争平台及战争形态变革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事物规律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每一个时代都由属于这个时代的概念体系作支撑，每一个时代都以属于这个时代的方式来推进概念的革命。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在全新时代条件下发生的，是时代性问题。不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我们就搞不懂任何需要弄懂的问题。因此，对概念的时代判断是最高层级也是最基本的战略判断，谈概念的规律性绕不开它的时代性。

“时代”即历史段落的指称，有“母时代”与“子时代”之别。过去，

由于两者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人们常常挂到嘴边的“时代”，既可以指“母时代”，又可以指“子时代”，并由于缺少对母时代规律性演进的认知而衍生出诸多模糊甚至是明显错误的概念。而弄清时代的“辈分”关系和“名讳”问题，对于我们形成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思维框架，正确认识和进行战争，具有“名正”才能“言顺”的意义。

依据人类工具形态从而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时代性不同，我在书中对人类历经的三个母时代做了这样的划分和冠名：游猎时代——旧石器阶段，工具通用化，人类生存方式是“游猎方式”；农工时代——新石器时期至工业化时期，工具专业化，人类生存方式是“农工方式”；信息时代——以20世纪中期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为始点，工具日益通用化，人类开始以“信息方式”生存。书中论证表明，这样来划分和冠名“时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们目前正处于农工时代与信息时代的结合部，处于两种概念体系混杂碰撞的过渡期，处于整个概念体系的颠覆重塑过程，因而，注意概念的时代性，显得格外重要。当下常见的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乃至行为方式上以“机械化”套改“信息化”，而不是按照历史大势以后者套改前者的现象，就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时代性问题。近些年发生在中东等地的本可用“信息方式”进行，但实际还是用火力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几场杀鸡取卵式战争或“暴力革命”，正日益深刻地对此给出回答。尽管它们属于时代交替期难以避免的旧时代思维方式的“回光返照”。

（二）工具性与技术性的熔炼

工具是人类的“外骨骼”、社会的“骨骼”，从而也是人类概念体系唯一有据可查的“硬件”。今天的工具考古学可以据以推知人类的过去，

未来的工具考古学可以据以了解我们的现在。可以说，人类概念体系发展史是由工具这支文明之笔书写的，只有拿起这支笔，我们才能勾勒出一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类概念体系演进路线图。

人类创造工具的基本目的是寻求行动替身，因而，人类总是基于这样的替代思维来推进技术革命。历史表明，人类技术革命的时代形态分为通用化革命和专业化革命两大形态，其演进是一个从游猎时代通用化革命，到农工时代专业化革命，再到信息时代通用化革命的历史过程；人类工具的时代形态分为通用化和专业化两种形态，其演进是一个从游猎时代通用化工具（同一工具，如石斧、木矛等，既可用于战争，亦可用于生产），到农工时代专业化工具（同一工具，要么只能用于战争，要么只能用于生产，正像弓箭与石犁、坦克与播种机之功能区别所表明的），再到信息时代通用化工具（同一工具，如电脑、机器人等，既可用于战争，亦可用于生产）的历史过程。

与此相一致，人类概念体系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游猎时代，人类工具技术是一种整化形态——打（敲）制的石斧没有木质手柄，砍（削）制的木矛没有石质矛尖，它们呈单体结构，均保持着自然物的整化结构形态。因而，人类的概念体系也是整化的：知识体系没有学科之分，战争活动没有兵民之分，日常生活中没有领土、疆界之类概念，也没有语言鸿沟。如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拉丁语依然是西欧各国的共同语言。在农工时代，由于磨制石器技术的出现，人类工具技术呈现为分化形态。磨制石器技术之一个“磨”字，从磨擦取火、磨擦钻孔、磨擦出“刃”（尖），到磨擦起电等，分化出多少种多体组合的工具和门类繁杂的技术学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分化在改变自然物结构形态的同时，也使人类思维模式乃至行为模式由整化转为分化——知识、技术体系分化为数以千计的学科、专业，战争活动出现并不断加深兵民界限、平战界限等，日常生活中也有了日

益泛化的领土、疆界之类概念，从而也有了各民族在地域封闭性定居中形成的彼此不通的语言，正像后来西欧各国人们只能分别使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在当今信息时代，人类工具技术日益彰显整化形态。诸如机器人、无人机（车、船）等日益居于人类工具主导地位的所谓信息化或智能化工具，均是对人、鸟、甲壳虫等生命体的模拟，都呈现为“新单体结构”，即它们都在向自然物固有的整化形态回归。与此相一致，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形态日益整化。不仅知识体系正在迅速进行学科整合，各种学科正在融合成为一门综合科学——业已居于科学主导地位的系统科学或系统哲学，不仅各种技术正在整化为一种综合技术——日益居于技术主导地位的“会聚技术”，不仅人类分工开始由社会分工转向“新自然分工”——正像时下所谓宅男宅女足不出户即可生存并能够有所作为所表明的，而且，在战争活动中，兵民界限、平战界限日益模糊，在日常生活中，国家疆界之类概念日益淡化——在虚拟世界本质上就没有国家疆界概念，并正在迅速生成一门人类通用语言：网络语言。

这也就是说，工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客观的历史规定性——我们在书中称之为通用化规定性和专业化规定性。注意这样的历史规定性，是我们理解、把握和进行战争应有的科学眼光。

（三）平台性与界域性的模铸

同环境决定意识一样，人类概念体系的演进总是受到人类所在战争平台乃至所处界域的模铸与影响。

人类战争平台，分为全球化和分球化两种形态。全球化平台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体互赖化、社会交往无界化、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化；分球化平台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体互斥化、社会交往泛界化、社会形态资本

主义化。历史表明，人类战争平台的演进，是一个从游猎时代全球化平台，到农工时代分球化平台，再到信息时代全球化平台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一致，人类战争概念体系的演进，也是一个从全球化体系到分球化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历史过程。

在游猎时代全球化平台上，人类是以非国家形式（氏族群落）结构社会，是在以全球为范围的频繁迁徙移动中谋求生存，没有领土、疆界之类概念，社会主体之间具有客观的“互赖性”——正像氏族群落内部禁止近亲繁殖，人类繁衍只能在所谓“两个半边天”（两个远亲氏族群落）的对偶交往中进行所表明的。因而，战争游戏按正和规则进行。如氏族之间进行的战争没有攻城略地、你死我活的概念属性，战争样式是以非致命的仪式化战斗为主导样式。所谓仪式化战斗，就是“两军”（两个发生利益争端的氏族群落）在约定地点分列两边，各由一位成人作为氏族代表在阵前互相责骂、投掷武器或进行拳击决斗，一旦出现伤亡，或一方代表由于体能原因不能继续对打，战斗即宣告结束。

在农工时代分球化平台上，人类是以国家形式结构社会，是在某一地域永久定居和相对封闭中谋求生存，领土、疆界之类概念日益泛化，社会主体之间具有客观的“互斥性”——正像国家的领土、主权所具有的排他性那样。因而，战争游戏由零和规则主导。如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均具有攻城略地、你死我活的概念属性，战争样式是以致命的歼灭战为主导样式。

在信息时代全球化平台上，人类结构社会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家行为体的社会结构功能趋于弱化，非国家行为体的社会结构功能不断强化——最终将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来结构社会，人类越来越是在以全球为范围的信息化流动中谋求生存，人们的领土、疆界之类概念日益淡化和模糊，社会主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日益彰显客观的互赖性——正像当今国际利益之“你中有我、